

艾米.....著
Works of Amy

爱了，就不问将来，但我静待你归来。

不懂说将来

上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不懂说将来

上

艾米
Works of Amy 著



致亲爱的读者

五年前，我为排遣最心爱的人海归之后的寂寞无奈，开始在网上连载我和他的故事，原本等着听大家嘲笑我爱得太痴太傻的，想不到却吸引了你们这些知我、懂我、支持我的读者，一路跟来，结为知音。

因为有了你们的喜爱和盼望，我才会笔耕不辍，写完了我自己的故事，再写我的好友静秋等人的故事，最后发展到写素未谋面的网友的故事。只要是令我感动的故事，我都乐意写出来，因为我知道一定能感动你们。

五年来，我们一起为爱欢笑、为爱流泪，我们的生活因为爱的故事而充实，我们的世界因为爱的哲理而甜蜜。值此上网码字五年之际，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我做了这套精美的“艾米五年典藏”文集。在此，我衷心感谢他们，并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版本。

FROM 艾米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懂说将来. 上 / 艾米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354-5727-1

I. ①不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4515 号

选题策划:姚常伟 马培培

特约监制:刘娟

责任编辑:李潇 李艳

封面设计:所以设计馆

插画设计:张菀蕾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(电话:010-8367023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

印张:20

版次: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50 千字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// 001

第二章 // 046

第三章 // 108



第四章 // 154

第五章 // 225

第六章 // 268

第一章



海伦觉得头晕沉沉的，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打这最后一个找工电话。这家要的是一个打包的，海伦打过几天包，但大多数时间是接点餐。

以前在国内时，听到别人讲在美国打工，心里想到的都是一个场景：袖子挽得老高，在一个脏兮兮的池子里洗盘子，或者端着七八个盘子在餐桌之间穿梭。到了这里才知道，中国人在餐馆里洗盘子的是很少的，都是老墨（墨西哥人。在美华人喜欢这样称呼）在干。中国人当男侍者、女侍者的比较多，还有一些就是像海伦这样接单的。

海伦打的第一份工就是接单，原先以为就是听听电话，记一记客人要什么就可以了。哪知道这美国中餐馆还颇为现代化，接单都是用电脑的。你得在颈子上夹个电话，边听边回答，还要边在键盘上劈里啪啦地打。接完了，按一下打印键，刚才的单就在前台后台好几个地方打印出来了。

打这种工不累，也不怕生意不好，因为拿的是死工钱，不是靠小费。缺点就是工钱不高，比那些做得好的女侍者少好几百块。不过，海伦从来没做过女侍者，她还是愿意发挥自己的英语优势，找接点餐的工。

刚才开车到那个什么“珍珠泉”跑了一趟，好难找，走了高速，走城市道路；走了干路，上支路。还好，“珍珠泉”的那个收银员挺耐心的，海伦一打电话，他就重复一遍路线。不过海伦到美国大半年了，还是不太习惯这边的说法，什么走过几个红绿灯，转向这里，转向那里，左边是个汉堡王，右边是一家麦当劳之类的。海伦用笔记下了，免得到时又搞糊涂了。可惜只要错过一个红绿灯，就全盘皆输，非得回到起步的地方再按照路线走。

最后，好不容易找到“珍珠泉”，老板却说现在有一个接点餐的，要做到7月底才辞工，问海伦可不可以等到8月初再上班。海伦自己也是学生，不过是抽暑假时间来打工，现在才7月21日，总不能就在家坐着等这十天过去吧？找工的跟招工的一样，都是脚踏多只船的，广种博收，东方不亮西方亮。

海伦把自己的联系电话留给了“珍珠泉”，但心里对它没报什么指望。从“珍珠泉”出来，海伦有点失落地想，那个收银员倒还长得不错，看样子不是广东或者福建人，普通话说得比那两个老板地道，跟他一起在餐馆打工应该还是很有意思的。“珍珠泉”又不大，十几张座位，生意好像也很清淡，可能是以外卖为主的，不然不会在报纸上登广告招一个接点餐的。

两个老板看样子不是广东人，就是福建人。男老板一把年纪，女老板倒还很年轻，像是那种标准的“过埠新娘”，就是男人先出来，偷渡的，或者是假结婚的，挣了钱，还了账，有了剩余，有了身份，就跑回大陆找一个年轻女人做老婆，两个人在美国经营一家中餐馆。

今天的报纸上还剩这最后一家没打电话了，叫“潘达518（Panda518）”，老美肯定会以为这是个连锁店，但海伦知道只是图吉利“吾要发”。把它留到最后一家是因为它不是招接点餐的，而是找打包的。上面没提工钱的事，但海伦知道不会很多，有时比接点餐还少。再说

又常常是待在离厨房很近的地方，热得不得了。

海伦最后还是决定打这个电话，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选择了。海伦拨了报纸上给的电话号码，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潘达518”。海伦迟疑了一下，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在报完了自己的店名后加一句“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？”之类的，但这个男人没有，而且海伦都拿不准能不能称他为男人，也许只是个男孩；但他的声音，怎么说呢，好像只有“磁性”这个词能够形容，尽管海伦从前并不知道“磁性”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的。

海伦问他店里招打包的招到没有，“磁性”回答说还没有，不过我不能做主，你留个电话，等老板回来打给你。

“磁性”的英语说得很流利，发音也很地道，不像是从大陆出来的学生，因为即使是像海伦这样英语专业的硕士，也只能说是讲得流利，没语法错误，但发音、用词都不可能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样地道。

海伦突然觉得她很喜欢“磁性”的声音，说不清楚，好像不是公事公办地答答话，而是像一个朋友一样，甚至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，有一种多情男人在你耳边私语的味道。海伦想，这家店里的女顾客一定多，因为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原本不点餐的女人，为了多听听这个声音，也要点餐了。

海伦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，等潘达518的老板打电话过来。海伦有点惊奇地发现，好像自己对这份工是志在必得了。

2



潘达518的老板很快就打电话来了，听上去也是个男孩，说的是广东式的普通话，叫海伦过去见见工，然后就问她住在哪里。海伦大致说了一下自己的方位，老板就说：“我让杰基（Jackie）来告诉你怎么走。”

杰基就是“磁性”，他在电话里井井有条地告诉海伦怎么走，从哪里上哪条高速公路，开几英里，再在第几号出口转上哪一条公路，再开几英

里，你会看到一个公墓，在公墓那里朝哪里拐，再开多少英里，就到了。海伦觉得很奇怪，这家餐馆离她住的地方有二十英里左右，这个杰基怎么对这条路知道得这么清楚呢？

杰基说完了路线，问道：“有没有手机啊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也不要紧，带点硬币，找不到路了，就找个投币式公用电话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告诉你怎么走。我一直在这里的。”

海伦打了好几家餐馆，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和蔼可亲的人，心里很感动，连声说谢谢。电话里隐隐传来张学友的《还是觉得你最好》，是最开始的一段音乐，海伦觉得很好听。

“敢不敢开高速啊？”那边杰基又问了。

“敢。”海伦壮着胆子说，其实她拿驾照才一个月，但为了打工，已经开去过六十里外的一个城市了，因为她读书的那个地方很小，只是一个大学城，中餐馆不多，想打工的倒不少。再说学生打工是违法的，被学校知道，签证就吊销了，不如跑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打工。

“敢就好，慢慢开，不用慌，我们要到晚上十一点才关门。我有电话进来，我收线了。开车时注意安全。”

听了这一通话，海伦又觉得杰基应该有点年纪了，不然不会这么细心。跟这个人在一起打工应该是很开心的事，不过还不知道那边的老板要不要她。海伦用冷水送下几粒感冒药，就开着车出发了。

海伦可能是同学中为数不多的打工者之一。现在出来读书的，多半都有奖学金，免掉了全部学费，一年还有一万多美元，足够一个人在这个南方城市生活了。别的同学都是抽暑假的时间去做实习生，或者修几门课，或者回中国去玩。但海伦不行，因为她要养家糊口。这么多年了，她一直是家里的“主要劳动力”，出国前在大学教英语，工资不多。英语系虽然在学校里是个“下中农”，也只比历史系、中文系好一点。如果她不是到处上课、办班，收入肯定是入不敷出的。

刚来美国那半年，没有车，打不成工，就靠奖学金，只好在日常用度上扣。每次到食品杂货店去购物，都是挑那些最便宜的土豆啊，洋葱啊，

再就是看那个星期什么东西在降价。每个月月尾都要算一算，这个月存了多少钱，结果发现再省也省不出多少钱来。美国吃的东西不贵，但你怎么样省也就省个十块、二十块的。

海伦这样省吃俭用，主要是想把女儿和丈夫办过来。女儿才五岁，丈夫在一家很不景气的小公司工作，没倒闭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美国留学签证（I-20）倒是已经开到了，是找同学借钱存在自己账上的，等到开出了银行证明，就开张支票把钱还了。但是前几天，丈夫和女儿去签了一次，没签上，灰溜溜地回去了。海伦在电话里把女儿安慰了一通，自己却偷偷哭了很久。

丈夫对女儿从来就没有耐心，不怎么管小孩的事，管起来就是大吼大叫，如果不是因为海伦盯得紧，可能早就开打了。现在就剩他们俩在中国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打女儿。有时海伦打电话回去，发现女儿一个人在家，问她“爸爸呢？”，女儿就开始哭，说爸爸出去了。哭还不敢使劲哭，好像怕爸爸突然回来会听见一样。哭过了，还叫海伦不要告诉爸爸。打一次电话，海伦就要哭一次。估量着丈夫快从外面回来了，就打一个电话回去，丈夫总是说有点事，就出去了一下。海伦还不敢太责备他，因为说狠了，怕他变本加厉地在女儿身上报复回来。

海伦想到有一天女儿会到美国来跟她团聚，就不觉得打工累，多存一点钱，女儿的生活就过得好一些。但是一想到要把女儿办出来，就得把丈夫也办出来，海伦又有点心烦，结婚五六年，两个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好过。丈夫跟她家里的人搞不好关系，又爱在外面玩，生了女儿不久，两个人就闹了一场。那时海伦还有点胆子，就说干脆离婚算了。丈夫也说离婚就离婚，不过我要我的女儿。海伦说那要由法庭来判决，丈夫就说，法庭给不给我，我都要要她，要不到，三个人就同归于尽。

海伦真的吓坏了，她自己死倒没什么，女儿才这么小，就无缘无故地把性命搭上了。看看襁褓中的女儿，海伦气就短了。可能丈夫并不敢把三个人都杀了，但如果他把女儿抱走，藏在他老家什么地方，海伦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女儿了。丈夫的老家在乡下，女儿在那种地方不知要受什么样的罪。

海伦只好转个弯，跟丈夫和好了。海伦心里也瞧不起自己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活得这么窝囊。

3



海伦本来是不想走高速的，因为A城人开车很野，限速六十英里的路上，起码也要开出个八十英里来，不然就像愧对列祖列宗一样。她的室友兼教车师傅莉莉（Lily）开玩笑说，这主要是因为A城的毒贩子多，时间就是生命，因为大多数时候，后面都有警车在追。

但潘达518的杰基只告诉了海伦这么一种走法，她又没有上网查线路，只好硬着头皮走高速。

幸好杰基把路线说得很清楚，在几号路口上高速，几号路口下高速都讲得很详细，海伦基本不用去看沿路的指示，只一心一意盯着出口的号码，就顺利地从高速公路转上了城市道路。

走在城市道路上，她的心情就不那么紧张了，因为杰基说过，这段路有七英里左右，限速四十英里，应该还要开一段时间。她在心里温习打工专用的那套简历，免得待会老板问起来露了马脚。

这次暑假出来打工，真的应验了那句话：“不撒谎办不成大事。”

刚来A城打工的时候，海伦在一家中国店买了一张《世界日报》，上面有餐馆招工的广告。她换了些零钱，就开始对着报纸，一个一个餐馆地打电话。

刚开始，她很老实地告诉人家一切，结果发现餐馆老板连谈都懒得跟她谈，说“我们不要新手”，一句话就把她打发了；有的还加一句：“我在广告里不是写了不要新手吗？”问得海伦目瞪口呆，感觉自己像文盲一样。

碰了几次钉子，海伦就开始撒谎了，首先就是谎称自己有餐馆工作的

经验。撒了这个谎，老板才会跟你往下谈，你才有机会向老板推销自己。

又碰了几次钉子，海伦才认识到跟老板谈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学生，要一口咬定自己是陪读签证（F2），老公在这里读书，自己是来探亲的，学的是文学，在美国没有机会读书，肯定是打长工的命。撒了这个谎，老板才肯让你去见工。

A城中餐馆的老板不喜欢学生，因为学生干不了多久就跑回学校上课去了，老板又得另外请人。不仅如此，老板们觉得学生比较“刁”，因为很多学生都有奖学金，只不过是趁暑假出来赚点钱，你对学生太苛刻了，他转身就走了，心高气傲得很，老板伺候不起。

如果你不是学生，是准备长期干的，有的老板即便看出你是生手，也觉得可以考虑，培养一下，还能赚回来，总不至于像学生那样，刚把你培养出来了，你就跑了。

第三个谎，是关于年龄的。餐馆老板都爱问年龄，不知道是老板自己喜欢跟年轻的女孩一起干活，还是在替客人着想，总而言之，当海伦如实报上自己的年龄时，好像就没有一个老板叫她去见工的。似乎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在餐馆老板眼里，就已经是年老色衰，让人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了。

于是，海伦就把自己的年龄往小了说，刚开始还不好意思降低太多，撒了几次谎，似乎也没遭雷打，就越撒谎胆越大，现在说自己二十六岁脸也不会红了。这种事情，只要你把心一横、脸皮一厚，怕什么？你又不能查我的户口，无非就是说我看上去老相而已。

撒了这一连串的谎，海伦才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，是在一家叫做五月楼（May's Chinese Restaurant）的餐馆接点餐。

海伦是在报纸上看到五月楼的广告的，说要招一个接单的，要英语流利，干得长的。她打电话去的时候，刚好是老板接的电话，上来就是英语，所以海伦也只好用英语跟他交谈。

老板的英语说得很好，讲了几句就问海伦来美国多久了，听说她刚来美国，老板觉得很奇怪，说她的英语讲得很好，不像是刚来美国的。海伦告诉他，自己以前是学英语的，老板马上叫她过去见工。

到了五月楼，老板自我介绍说他叫弗兰克（Frank）。海伦觉得他一点也不像干餐馆的，三十多岁，瘦瘦的，很有书卷气。跟弗兰克聊了一会，海伦才知道这位老板是香港某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，后来在英国拿到了英语硕士学位。最后怎么沦落到做餐馆老板的，就不知道了。

弗兰克很爽快地雇用了她，大概是因为两人都是学英语出身，惺惺相惜。同是英语沦落人，雇用何必有经验？

弗兰克说：“如果你只是暑假出来打打工，那你可以去做女侍者，工钱多一些；但是如果你是准备长期干的，你在我的餐馆接单是最合适的了。我不想刚培养出一个接单的，马上就又跑掉了；而你丈夫在读书，你也一定需要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。你是学英语的，接单对你来说最合适了。”

海伦就在五月楼干了起来。这家餐馆离她住的地方有二十五英里左右，海伦不敢开高速，都是走城市道路，一天来去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左右。她在那里干了一天，就发现自己对电脑接单完全是一无所知。她对键盘还是很熟的，但接单不是打字，你得熟悉那些功能键才行，而且你一定要对菜单熟悉、对菜的配料熟悉、对附近的地址熟悉、对顾客的口音熟悉才行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弗兰克让海伦跟着一个叫金（Kim）的越南女孩学习。金家以前是开餐馆的，从八岁起就在餐馆帮忙，英语好，对菜单也很熟悉。客人电话进来，金就把电话夹在耳朵边，一边问，一边往电脑里输入，拿不准的，还有时间查查菜单。

弗兰克叫海伦拿起另一个电话机，跟着听，看看能不能跟上客人点餐的速度。海伦听了几次，觉得头都晕了，美国南方口音跟她以前学的英语完全像是两种语言，非常难懂。

以前海伦总听老师说美国没有方言，全国上下都是讲一种英语，就是你在VOA（美国之音）里听到的那一种。

但到了美国，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刚开始那段时间，海伦出去购物，头脑清醒的时候，售货员问一句“纸袋还是塑料袋？”，她都半天反应不过来，一是没想到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问什么；二是南方口音拐弯抹角的，很难懂。

海伦比其他人更害怕听不懂英语，因为她是学英语的，如果听不懂，连自己都有点瞧不起自己了。幸好学校的教授们讲的还是比较靠近VOA的那种英语，一般都能听懂。

她想到口音问题，不由得想起潘达518的杰基讲的似乎不是美国南方话。海伦在A城还没见过几个英语说得像杰基那么流利地道的中国人。他的身世仿佛是个谜，令她好奇。肯定不是刚从大陆来的学生，也不像台湾人，因为他说话没有台湾腔。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，跟那个弗兰克一样，难道又是一个沦落到开餐馆的英语硕士？

海伦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开了很久了一样，怎么还没到？她四处望望，心里有点害怕，这里简直不像个有餐馆的地方，城市道路掩映在树林里，一眼望去，道路两边没有什么房子。杰基说过，他们的餐馆是在一个沃尔玛购物中心里面，但这里人烟稀少，会有沃尔玛吗？

她有点不敢往前开了，就把车开到路边一个加油站停下，跑进去问别人这附近有没有一个沃尔玛购物中心。加油站的人说这里没有，不过再往前走两三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沃尔玛。海伦放了心，又接着往前开。

现在海伦不敢边开车边胡思乱想了，她全神贯注地开车，盯着路的右边找沃尔玛。很快，她就看见了沃尔玛那高高的广告牌，她拐到右边路上，从购物中心的侧面开进了沃尔玛前面的停车场。

她四面看了一下，一眼就看见了“潘达518”几个字，在沃尔玛的左边，跟沃尔玛隔着几个铺面。她检查了一下自己白衣黑裤的“工作装”，对着汽车窗玻璃整理了一下头发，就下了车，锁上，向潘达518走去。

到了潘达518的门前，隔着玻璃门她看见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站在柜台前，正在听电话，她想，这一定是那个声音很“磁性”的杰基，她慢慢地走过去，悄悄地打量了他一会。他低着头，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，所以看不见他全部的脸，但她看见他留着胡子，上唇的胡子还挺浓密的。

她觉得老站在门口看不好，而且他似乎也接完了电话，抬起头，看见了她。他的眉毛很浓很黑，鼻子很高很直，用她家乡的话说，就是“有点看头”。像所有眼睛近视得不很厉害，因而不愿戴眼镜的人一样，他微微眯缝着眼睛，看着门边的她。



隔着玻璃门，她看见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站在柜台前。她想，这一定是那个声音很“磁性”的杰基，她慢慢地走过去，悄悄地打量了他一会。

她推开门，走了进去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海伦，是来见工的。”

他说：“老板刚出去了，你坐这里等一下。”

海伦没有听出他到底是不是杰基，声音说像又不像，没有电话里听着那么“磁性”。他也没有自我介绍一下，就转身钻进厨房去了，她听见他在大声告诉厨房里的其他人是个什么点餐，他说的不是普通话，只有夹杂的几个英语她听得懂。

她在一张餐桌前坐下，等老板回来，顺便打量了一下餐馆的格局。这是她见过的最小的中餐馆了，只有六张桌子。柜台后有一个门，能看进厨房里去，而且可以通过厨房，看到后门，估计厨房跟前面的店面差不多大，是个很小的餐馆，大概是那种以外卖为主、很少人堂吃（dine in）的餐馆。海伦在一个类似的餐馆干过几天，知道这样的餐馆，最多四五个人就可以搞定。

她看得见厨房里有两三个人在活动，有一个在炒饭，另一个在炒菜，好像还有一个，但没看清楚。她很快算了一下，如果厨房里有三个人，加上这个杰基和老板，就已经有五个人了。她坐在那里，能感到生意很萧条，没什么电话来叫餐，也没人进餐馆来点餐。这样的餐馆，这样的生意，根本不用再雇一个人了。她估计要么是餐馆已经找到人了，要么是老板想雇个新人，把哪个旧人换掉。

她坐了一会，觉得很无聊，就站起来，走到厨房去问要不要她帮忙。虽然老板没来，她还是想表现表现，给大家留个好印象，老板知道了也好乐意雇用她。

她刚走到厨房门口，就听见那个炒饭的小伙子对杰基那边叫道：“嗨，本尼（Benny），美女在找你！”

她看见那个被她当成杰基的人正在打包，听见有人叫本尼，他应声抬起头来，看见了她，说：“啊，海伦，你……你敢不敢送……送餐？”

她大失所望，看来这个人真不是杰基，不光声音不太像，说话还结巴。但她听说叫她送餐，还是很高兴的，因为这有点把她当自己人了，好像已经雇用了她一样。她连忙说：“敢，怎么不敢？”

本尼就把一个包好了的点餐提到柜台前，示意海伦也到那里去。他找

出一个贴在硬纸板上的地图，把地址指给她看，说你就从停车的地方向那边开，到了红绿灯那里向左拐，上华若翰（John Ward）路；然后你从左边第二条小路开进去，会看到一个叫塔拉姆（Taram）的小区，你向右拐，大概走八家左右，就到了。

说完，他好像怕她不肯送一样，补充说：“这个人给的小费很……很好的，最少有三四块。”

海伦点点头，提上那个点餐就往外走，听见本尼在后面喊：“开车注意安全！”

光凭这一句，她觉得他就是杰基，而且他刚才给她讲怎么怎么走的时候，一点也不结巴。不过她没时间去多想这些，这是她第一次送餐，很兴奋。她把点餐在车里放好，就发动了车，按照本尼说的方向开去。



海伦很顺利地就上了华若翰路，这是条每个方向只有一条车道的路。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她有点怕开这种路，总觉得对面来的车会跟她迎面撞上一样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对方的车灯一亮，她就觉得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既看不见地上的线，也看不清对面的车，每次都是开得极慢极慢，还吓出一身汗来。

她开这种路，总是尽力靠右边，人不让我，我必让人；人若让我，我也让人。

她靠右开着，很快就开过了一条小路的进口，她正在聚精会神地找第二条小路，就发现又开过了。刚才应该进那个左转区去等着左转的，结果她没进，现在再进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照直往前开，想去到前面什么地方再转个头。

她一边开，一边找转头的地方，终于看见前面有一条横着的路，她赶

快进了左转区，一掉头，向来的方向开去。

开了一点，才想起刚才没有注意是开过了几个路口才掉头的，本尼跟她讲路线的时候，她也没问那个“左边第二条小路”叫什么名字，现在就很难找到那条路了。她看见右边有条小路，转进去试了一下，没有见到一个叫塔拉姆的小区，知道搞错了，又转了出来。

转出来后，又开始后悔，刚才应该在那条小路上停一下，看看点餐上写写是什么路。正在想着，她发现已经能看见沃尔玛购物中心了，知道自己开回到餐馆附近来了。她想，干脆开回去，再从那里开过来，肯定不会再错过那个“左边第二条小路”了。

她真的开回到沃尔玛的停车场里，再按照本尼说的路线开上华若翰路，这次她很快就找到了“左边第二条小路”，左转上去，看见了塔拉姆小区。她向右开去，一家一家地数，数到第八家的时候，她停了下来，拿起点餐，想送过去，但对着点餐上的地址一看，发现门牌号码不对，开过了，可能是她数漏了哪家。

她气急败坏，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自己都干不好。刚才还想要尽快送到，给餐馆的人一个好印象，说不定以后就让她送餐了，这可是件既轻松又能拿到小费的好事情。现在耽搁来耽搁去，说不定客人已经打电话向餐馆抱怨了，看来这份工是打不成了。

她无奈地往前开去，想找一个地方掉转了车头往回开。她听莉莉说过，在美国，别人门前的车道都是私人领地，不能随便开上去的，不然的话，主人就是用枪打死了你，也是你活该，因为你私闯他人领地，叫做非法入侵。

海伦不敢到别人门前去掉头，只好一直往前开，终于看到一个圆形的空地，她想，这里应该可以开进去掉个头了吧？她掉转车头往回开，对着路边的信箱，按门牌号码一家一家地找。信箱上的门牌号码编得很乱，刚看到250，一下又跳到280去了。而且字的大小也很不一致，有的大的有的小，大的很远就能看见，小的要车开到跟前才能看清，看来送餐还不是那么简单的。

她正在找，就听见有人在按车喇叭，她想，糟了，我又做错了什么